



书给狗读了吗

shu gei gou du le ma

黄明海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书给狗读了吗

SHU GEI GOU DUE LE MA

黄明海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给狗读了吗 / 黄明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60-6696-0

I. ①书…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782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黄玉雯 李道学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吴明儒
插图设计: 吴明儒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王子辰

明海执着地把为他的新书《书给狗读了吗》写序的重任交予我，或许是因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理念让我们彼此认同遂成为契友的缘故吧，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意识到一份责任。

明海虽出身海南岛一普通农家，但自儿时起便心存美丽的文学之梦，并于年过不惑之后将梦化为现实，在短短几年间为读者奉上4部长篇小说，且质量可观，这不能不使同为在芜杂琐事之余从事艺术创作的我心存敬意，尤其是他能于日复一日为衣食之谋的都市生活中一直保有文学写作者应有的热情和敏锐，这是很不易的。明海内心始终存有高度的文学自觉和责任感，并有为本民族振兴而奋发的感情，有鉴于此，目前海南黎族文学仅有的9部长篇小说中，明海的创作就占了4部，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书给狗读了吗》是明海最新创作的一部关注当下、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它以21世纪初叶某个节点，南方某市为背景，刻画了多元社会与应试教育环境下，以向巧舞、戈戟、陈煌佳、杨疑、雷杰、杨文许、梅花秀等为典型的学校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不同的生存状态、情感纠葛和价值取向。故事既有悲悯和惆怅的情怀，又喻示某种内在力量的坚守和执着。高三生杨疑面对要么放弃高考换取毕业证书，要么接受学校勒令退学处分的两难处境，惶恐之中横穿马路，被汽车撞倒身亡。一系列故事以一个鲜活生命的不幸消逝为起点展开，从而引发对当下教育生态残酷性的拷问，同时呼号教育的正本清源。而秋宁在痛失爱

子之后又孕育了新生命，这种绝望之中的再遇“生”机，也为人生与未来燃起了新的希望。

敢于直面现实，是这部作品题材的新颖之处。应试教育是当下一个沉重的话题，明海大胆地通过文学作品加以剖析和演绎，这是难能可贵的。在表现手法上，明海尝试将本人对社会的思考、批判与小说的故事、人物性格展示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作品既有故事性又有哲理性，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作品的结尾似梦非梦，亦真亦幻，隐喻主人公们仍在梦想与现实之中挣扎，从而带给读者很大的想象及思考空间。

文学的新颖不仅在于形式，而更多地在于思想。纵观明海的创作历程，他走的是现实主义的路径，在对不同时空展开想象中，力求达至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不管是言情的《你爱过吗》，还是醒世的《色相无相》《书给狗读了吗》，抑或叙史的《楔子》，他的小说在价值意义、审美思维以及语言塑造等方面，既有坚守和担当，又有进取和创新，尤其注重内容及主题的思想与品位，倾注着他某种程度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同情。

明海热爱文学，更热爱生活。他以对生活的第一手体验和情感冲动，构筑起自己的文学世界，记录生命中最本色、最真挚的美感，这也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对他的作品有了更多的期待。我真诚地祝愿明海在今后的文学寻梦道路上越走越好！

【序者系电影编剧、导演，中国文化研究院（香港）研究员，历任香港某电视台董事台长、某国际组织副秘书长、中国联合传媒出版社总编辑、海南海广电影电视制作中心负责人。电影及电视作品曾荣获：当代中国新文化电影作品（北京国际电影节）、中法电影贡献奖（巴黎电影节）、年度最具人文精神电影作品（香港国际电影奖机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十一五规划重大题材文化项目、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全球导演资助计划项目、比利时皇家电影博物馆馆藏导演作品等。】

2012年10月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1
第四章	017
第五章	023
第六章	029
第七章	035
第八章	043
第九章	047
第十章	053
第十一章	061
第十二章	071
第十三章	079
第十四章	085
第十五章	093
第十六章	099
第十七章	105
第十八章	111

第十九章·····	119
第二十章·····	125
第二十一章·····	131
第二十二章·····	139
第二十三章·····	147
第二十四章·····	155
第二十五章·····	161
第二十六章·····	169
第二十七章·····	175
第二十八章·····	183
第二十九章·····	189
第三十章·····	195
第三十一章·····	203
第三十二章·····	211
第三十三章·····	217
第三十四章·····	225
第三十五章·····	233
第三十六章·····	239
第三十七章·····	245
第三十八章·····	253
第三十九章·····	259
第四十章·····	267
第四十一章·····	273
第四十二章·····	281
第四十三章·····	287
后记·····	295

第一章

001.

第一章

杨文许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到儿子房间里坐上一会，默默地端详着儿子杨疑的遗像，然后翻出《白皮书》读上一两遍。这《白皮书》是杨文许在收拾儿子的遗物时偶然在音箱的夹层里发现的。杨文许没有把《白皮书》的事告诉妻子秋宁，而是把它藏了起来，暗地里一遍一遍地读着。杨文许平时里给人的感觉是条硬汉，再大的打击也撼动不了他；他很少在众人面前动容，更别说失态。然而，这一次，孩子的意外身亡却让他把持不住了。事发那天，杨文许赶到事故现场时杨疑还闭眼哼气，可杨文许呼唤他的名字时，他却突然睁开双眼深情地望着杨文许，那忧郁的眼神似乎在诉说着什么。杨文许的心碎了，他嚎啕痛哭，紧紧抱住已经咽气的孩子的身体，不让姗姗来迟的救护车拉走，后经围观的几位大妈好言相劝，杨文许才抱着杨疑上车。

杨疑死了，临死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如果不是杨文许后来发现杨疑留下的这份《白皮书》，他哪能了解到孩子的内心世界，当然他就只会责怪孩子懦弱、无情和不孝，然而，《白皮书》的意外发现，令杨文许感到内疚与羞辱。在子女面前，父母都运用定势思维，自以为是，甚至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而之所以如此，理由很简单，那便是“爸妈都是为了你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逼你读书是为了你好便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是中国的遗风，甚至有人捧之为优良传统、国粹。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产物，杨文许何尝不也一度将之视为灵丹妙药，在杨疑身上实验，企图按国人羡慕的标准打造出

个全新的杨疑来。

“唉，可悲啊！”杨文许每每读了杨疑的《白皮书》之后，总是这样自嘲地哀叹着。他是多么地祈盼，祈盼上苍降下慈悲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如若遂愿，他不会再送杨疑上所谓正规的学校，宁可自己当牛做马，也要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让杨疑自由、快乐、健康地学习、生活和成长。可是，这还有可能吗？杨文许心里当然清楚答案。他之所以时常做这样那样的假设，除了寻找自我解脱的办法，也说明他确实读懂了杨疑的《白皮书》，甚至说，他已经读懂了人生的真谛。

杨文许就这么反复地读着杨疑的《白皮书》，足足读了十天，《白皮书》已经成为杨文许父子隔空交流的桥梁和蓝本。“这都是命啊！”杨文许过去自诩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他看来，“命运”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东西，自然应归属为唯心主义的范畴。可是现在，他却又信起命运来，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反差，有时也使他感到内心不安。不过，在多元思潮笼罩着的当下，他的这一丁点“阴影”其实也并不起眼。再说，现在看似玄乎的精神的东西，或许它的规律就隐藏在现象之中，只不过人们的认知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罢了。因此，在杨文许新的思想意识里，杨疑的死便也有了新的解释。同理，有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都带着必然的因素，所以当人们事后去评判某个事件时，总会说“假如不那样，事情就不会发生”等之类的话。殊不知，因与果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因也是果，果也是因；因的产生如同果的生成一样带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杨文许的心结就这样自然被打开了。他觉得，中年丧子是人生的最大不幸，但事已至此后悔又有何用呢？不妨往宽处去想，孩子身心受辱，辞世未尝不是一种超脱尘世之苦的办法。有了这些想法，杨文许自己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对于起诉南平市第二高级中学因为教育手段粗暴造成杨疑自杀的想法似乎已没有原先那么激烈了。眼下，状子是递上去了，可是法院只是就民事部分立了案，而南平二中以及市教育局事件协调工作组跟他谈得最多的也都是经济赔偿问题，以为多赔几个钱事情就可以了结了，在他们的眼里，好像金钱比正义还更重要。杨文许觉得，

如果刑事部分不立案，不追究向巧舞等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官司就只变成了为“钱”而讼，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因此，杨文许已经打算先办理孩子的丧事，入土为安，然后再去考虑官司的问题。“官司打赢了又怎么样，能换回孩子的生命吗？”杨文许心里时常这样提醒自己，“折腾只会使创伤的心灵陷入更为不堪的境地，而孩子的灵魂也无法安息。”



然而，杨文许的妻子秋宁却是另一种想法。她始终认为，面对残酷而激烈的社会竞争，自由意味着放任，愉快与落后同在。愉快地学习，在我们这个以应试教育为主导的国度，只存在于政府的文件和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的脑子里。城乡差别大，资源不均，大学学位有限，不拼学习、不拼成绩能行吗？当然不行。所以，她觉得自己对杨疑的管教和要求是符合国情的，这跟清政府要求留辫子，而到了民国却又提倡剪短发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如果有错那是社会的错。当然，秋宁的这种观点，并不等于她放弃追究南平市二中对杨疑的死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不是吗？为

什么要勒令杨疑退学，剥夺他的学习权利？杨疑犯了哪一条法令、哪项校规？如果杨疑真的犯了事，学校应该拿出证据来，处分还得要有程序、有法度，如果学校不下驱逐令，使杨疑感到极度绝望，他也不会走上不归之路的。当然，对于杨疑这孩子，秋宁也真的伤透了心。自从杨疑上幼儿园的那天起，秋宁就没有消停过，因为她不知道他哪一天会跟老师作对惹出“祸”来。在幼儿园里，他不肯睡午觉，上了小学又喜欢跟老师论理；进入初中以后，他更是选择性学习，打死也不做奥数题。唉，杨疑真的不应该过早地出生，至少不应该生活在二十一世纪里。这个以分数为读书目的的社会里，哪里会有他的容身之地？

秋宁又失眠了。她平躺在床上，魂不附体，飘浮不定，迷糊中好像听到自己低沉的呼噜声，又像是猫头鹰遥远的哀鸣，这让她想起儿时在外婆家夜雨里听到的猫头鹰的啼叫。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她才四岁，父亲被红卫兵批斗致死后不久，母亲为了腾出精力照顾弟妹，把她寄养乡下的外婆家，一个离大海不远却又非常僻静的村庄。说是村庄，其实只是定铃山脚下的一个荒芜了的园子，仅有三户人家。据说，那个园子原先属于外公家族所有，民国后期变卖给一户刘姓人家，由于常年种植剑麻，因此也叫麻园。可是土改之后，麻园被丢荒了，这便才有了住家。定铃山上有一处泉眼，离麻园有一里路左右，秋宁时常跟随外婆上山挑水，泉水流得慢，有时人多还要排队，一个来回需要一个多钟头。泉水甘冽，当地人捧起便喝，但外公、外婆总不让秋宁喝生水，怕她水土不服，闹出病来。不过说归说，秋宁还是经常背着大人喝那泉眼里的水。

猫头鹰那咕咕的叫声，便是从泉眼附近的老榕树上传过来的。猫头鹰都在夜间鸣叫。外公好像与猫头鹰有仇，只要听到咕咕声，便从土灶里抽出一根火炭，寻声摸到猫头鹰栖身的榕树下，认准方位后，猛地一甩将火炭朝猫头鹰抛去，嘴里还“呸呸”地吐着口沫，念着解咒之类的话语。秋宁当年并不理解外公驱赶猫头鹰的真实用意，只是觉得有些好奇而已。直到长大以后才听说猫头鹰夜间啼叫是不祥之

兆，而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榕树底下安葬着外公的祖先。外公必须那样做，因为他有保护祖坟和家人平安的职责。

秋宁觉得那一年外公家乡的冬季特别长，雨下得也比往年的多，因此那咕咕声便特别的频繁，而她也经常在外公的叹息间入睡。据外公说，猫头鹰被火炭击中后一定会尖叫和腹泻，而且不久便会死去。秋宁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在那一段日子里，秋宁只要发现榕树底下留有猫头鹰稀烂的粪便，她便感到兴奋和欣慰。不过那种情形她也只见过两三次。据说外公原本姓张，后来过继黄家才改为黄姓，至于什么名字秋宁已经叫不上来了。外公没读过什么书，也不算精灵，但他解放前夕卖掉麻园却不失为远见之举。现在，秋宁偶尔还会对着外公外婆的照片发呆，但她的记忆里，除了这咕咕的叫声，已经没有了多少跟他们在一起的往事。

秋宁似乎清醒了一些。她的呼噜声已经停了下来，可是那咕咕声却还在持续，而且是来自于自家窗外不远的林子里。她熟知，那确实是猫头鹰的叫声。她有些纳闷，连她都想躲避的喧嚣的城市，这野外的禽兽怎么会想到挤了进来呢？她所在的这个生活小区，前些日子就有人听到野鸽的叫声，这下却连猫头鹰也来了。这到底是野禽栖身的环境恶化，迫使它们进城避难呢，还是城里的鼠患泛滥引来了野禽？这一层，秋宁至今尚未考究。

第二章

007.

第二章

这一天夜里，向巧舞辗转反侧，久不能寐。她的思绪一触及到现实，眼珠子便愣愣地瞪着昏暗的天花板。她调来南平市第二高级中学主政还不足三年。在南平二中，过去也曾有学生自杀，可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教育信誉还比较好，经学校出面解释，把责任往学生身上一推，外加一定的经济赔偿，学生家长即便有再多的不满和疑问，也苦于个人力量的微弱而不得不接受现实。现在的情况已决然不同。不说教育信誉不如从前，单单仇官仇富的心理就足以令社会力量的天平偏向学校的反面，加上网民的狂追猛打，再强硬的单位再坚强的个体都难以承受这般打击。平心而论，杨疑的死，二中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作为下令处分杨疑的向巧舞也是难逃干系的。尤其是他们把暑假补课期间杨疑缺勤的节数作为勒令退学的依据，就更站不住脚。本来，在她的谋划中，除了勒令退学，还另有一套方案，就是希望杨疑请长期病假，不报名参加当年高考，学校照发他高中毕业证书。可是在她征求班子其他成员的意见时，大多数人都主张先使用第一套方案，认为“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学生不走，高考时肯定拖学校后腿。为了学校的整体利益，牺牲个别学生的利益有何不妥呢？要怪只能怪杨疑一根筋，走极端，害人害己！当然，向巧舞寝食难安，绝不只是想不通那么简单，人命关天，若追究起责任来，轻者罢官，重则坐牢。向巧舞想到这里，突然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她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如何推卸责任。她记得开学初市教育局曾开过一次校长会议，分

管高考工作的林副局长在会上建议各校可以对高考上线无望的高三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一切必要”的意思，自然包括勒令退学，这跟他们二中现在的做法是一致的。好像林副局长还拿请长假做例子加以说明，只可惜她当时没把那些话录下来，看来以后身上要随时带着录音笔才行，防人之心不可无。

“唉！”向巧舞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扭了扭动身体，不觉睡衣被丈夫的屁股压了一截。这时她才留意起躺在身旁的赵春旺。她借着梳妆台上手机充电时闪出的冷光瞥了一眼丈夫。他睡得正酣。

“赵春旺……春旺……”向巧舞淡淡地叫了两声，看见丈夫毫无反应，气愤地骂道，“死猪！”同时使劲扯过被子，猛地把身侧到一边，全然不顾蜷缩着瘦小躯干的丈夫。

向巧舞近年来很少在众人面前提起自己的丈夫，觉得没什么意思，偶尔被不知趣的同事或朋友问及，也总借故绕开，绕不开的吐点苦水，抱怨几句，仅此而已。所谓“夫贵妻荣”，她也实属无奈。这个赵春旺原本是她中学时的语文老师，自幼家境清贫，曾因此辍学打工两年，后重返高中校园，21岁时考进省师范大学。她开始就是被他的这些所谓的苦难史和光荣史所吸引，从同情到爱慕到不顾一切地扎进他的怀抱，失去了贞操。那一年她正读大一，也是冬季的时候……

“嗯——啊——”被子被向巧舞裹走，身穿背心光着下体的赵春旺似乎感觉到不对劲，哼哧着转过身来想搂住向巧舞。

“你干吗呀？”向巧舞此时怎会让赵春旺碰自己的身子呢？她嚷着挣扎起来，把被子抛给丈夫，下床开门走出了卧室。

向巧舞极其厌恶赵春旺这种不伦不类的穿法，人家要么穿睡衣要么干脆裸身，哪有他这样只光着屁股的？

向巧舞赌气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起那不争气的丈夫，泪如涌泉噗噜噜地往下掉。她当时义无反顾地嫁给赵春旺，原本就不图他什么，穷点不要紧，只要他日后争点气，多些体贴，她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婚后不久，赵春旺提出要辞工下海经商，搞布匹批发生意，

她除了表示一些担忧以外并没有过多的反对。男人嘛，哪能没有自己的事业？南平市地处南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商业气息浓烈，向巧舞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不仅如此，她还向父母借了十万元给丈夫作为资本。赵春旺的生意果然像他的名字那样，春季一开张便生意红火，头个月就获利三万元，接着又是五六万地逐月攀升，最多的一个月能赚到十万。开张的第二年，他们不仅还清了成本，还净赚了一百多万元，现在住的这套三居室就是那时候买下的。赵春旺的生意之所以红火，主要是他的移居香港同样经销布匹的中学同学梁永标的帮带，使他很快找到门路，有了价廉物美的货源和稳定的客户。此外，他还有一个地下走私渠道。显然也正是这个“渠道”使他最终破了产，还进了班房。这是后话。

“男人有钱就变坏。”向巧舞擦着眼泪喃喃地骂道。

初冬的南平夜里已经有些凉意。向巧舞拢了拢睡衣，仰头往沙发背上一靠，思绪却又回到杨疑的身上。向巧舞始终觉得她是为了学校的荣誉而战。现在在南平在全省乃至整个中国，哪个中学校长不是为了荣誉而战的？荣誉从何而来？看升学率。升学率是评价体系中最具决定性的指标，校长是否升迁看升学率，学校是否获得先进看升学率，甚至全校教师福利的丰廉也要看升学率。总之，学校的办学宗旨已经异化为，一切为了升学率，升学率为了一切。去年，他们南平二中高考成绩不太理想，仅勉强达标，而原来成绩很差的附城中学却迎头赶超了他们，其最成功的经验有两条：一是把高考准备工作提前到高一进行，高一新生入学典礼上便做了备考动员，随后的三年时间里，所有节假日学校均安排补课；二是想尽一切办法将高考入围无望的学生赶离学校，光补课这一招就足以吓跑一些体力不支的学生，加上以发毕业证换取不参加当年高考的措施作为辅助。到了高考时，附城中学已经是精兵强将，把学生打造成了应考的机器。只要高考成绩好，至于学生的身心如何，那已经不是学校关心的事情。向巧舞显然不服，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今年她几乎动员了全校的力量，好不容易清理了49名平时成绩差或者“一模”不理想的学生。“这可是个

毒瘤。南平二中近年来高考本科上线率徘徊不前，跟这个毒瘤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年一定要提前斩掉这个毒瘤。减掉了49人的拖累，南平的高考录取率自然也就上去了。”这是向巧舞学期初在一次学校毕业班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话。她记得她讲到这段话时，会议室里掌声雷鸣，气氛热烈，可见自己的决策是何等的正确英明。然而，向巧舞没有料到，她的这番话还萦绕耳边，却发生了杨疑自杀事件。更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原先对清理部分差生拍手称快的学校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现在发现事情不妙，个个都鬼得很，不是躲就是推，不扰自乱。更有甚者，杨疑的原班主任、物理教师戈戟竟然向市教育局反映说“开除杨疑是校长钦定的”，直截了当地把责任往她头上扣，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不是他刚考取了北大研究生，她一定会狠狠地收拾他。现在连市教育局的领导也给她黑脸，上午她到市局汇报情况，被林副局长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通，临了还怒斥道：“你们二中瞒着局里干，是要负全责的啊。”这番话明显是想断尾自保，摆脱干系的潜台词。